

看一代枭雄为美人折腰！

成婚草率，婚后第二天她就被相公送回老家，
本以为他们会一直 **相敬如冰** 度过此生，
却接连遭遇波折。

她被贼人诱拐，
他带兵相救，怒屠敌城。
她被妾母陷害，
他挺身而出，斥母护妻。

原名：《折腰》
蓬莱客 / 著

折腰

JUNHOU
BEN
WUXIA

本无邪

蓬莱客
言情经典之作

PENG LAI
K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杏侯

JUNHOU
BEN
WUXIE

本无邪

蓬莱客

PENG LAI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侯本无邪 / 蓬莱客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94-1446-5

I. ①君… II. ①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2931号

君侯本无邪

作 者 蓬莱客
总 策 划 周 政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出版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特约编辑 乔 木 李晓璐
封面设计 小 鱼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槿 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品 大周互娱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21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1446-5
定 价 36.80元

目录

CONTENTS

君侯 本无邪

楔子

/ 001

第一章 和亲之路

/ 004

她终于看清楚，那是一大队的骑兵，数以十计，正往城地方向奔驰而来，行得再近些，声势如同惊雷，隐隐撼动地面。

“君侯归——”

第二章 新婚之夜

/ 028

小乔屏住呼吸，尽量慢地倾身向前，身体越过了魏劼的腿，伸出一只手，试图将距离自己近的那床被囊拿出来时。魏劼仿佛突然苏醒，从枕下迅速抽出一柄长剑，人也跟着从床上翻身而下，剑尖贴在了她的咽喉之侧。

第三章 风波乍起

/ 050

魏劼咬牙切齿道：“为了将你救出，石邑城头之下，我的将士折损了多少，魏梁纵横无敌，也差点殒了性命！你安敢水性杨花至此，瞒着我与琅琊刘瑛暗通款曲！”

第四章 祖母大寿

/ 0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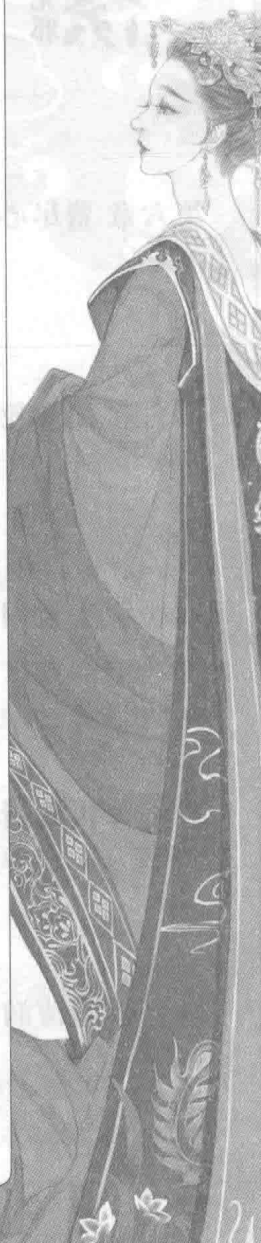
这男子恰好姓魏，又提到给什么老夫人贺寿用的，小乔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他一眼，又撞到他依旧投向自己的目光，忍不住蹙了蹙眉。

第五章 婆媳之争

/ 091

朱氏搂住郑楚玉，叹道：“楚玉，姨母也知道这法子于你有些为难。只是事到如今，也就这一条路了。”

郑楚玉咬唇低头半晌，终于“嗯”了一声。



目录

CONTENTS

君侯

本无邪

第六章 费尽心机

/ 115

“母亲，你做的好事！竟与那贱婢合谋如此谋你亲儿！”魏劭咬牙，一字一句地说道，随后转身疾步而去。

第七章 出兵救援

/ 140

魏劭本长得极英俊，穿上他这身曾染血无数，锁片上也隐隐透出陈旧血色的精甲战衣，浑身便有杀气随隐随露而出。此刻他却低着头，双眼一直注视着她的脸庞。小乔后退一步道：“夫君故必胜。”

第八章 得胜归来

/ 169

小乔无计可施，正要向他求助，却觉手背一沉，他的一只手压了上来，将她的那只手完全地包裹了起来。“前些时候，有没有想我？”

第九章 再起猜忌

/ 200

魏劭慢慢回过头，小乔激激一怔，脸上的笑容凝固住了。魏劭笑了她片刻，冷冷道：“你动过我的这个匣子？”

第十章 暗涛汹涌

/ 224

兰云道：“君侯有所不知，我来寻君侯，是要告诉君侯一件事。您的长兄魏使君，对您的夫人有所不敬。”
魏劭双眸透出奇异的冰冷之色，盯了兰云片刻，一字一句地道：“我看你是找死，竟敢如此从中挑拨！”

目录





楔子

蜀地山雨欲来，窗户被狂风忽地拍开，猛烈地击打着窗棂，发出“啪啪”的刺耳响声。桌案上的砚台、镇纸都已被扫落在地。狂风卷起失了倚重的纸张四下飞散，桌下，参差掉落着几本已经被撕成了两半的奏章。

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味。地上的血泊里，横七竖八地倒下了四五个身着宫装的年轻女子，其中一个还没死透，原本美丽的一双眼睛半睁半闭，嘴唇无力翕张着，嘴角吐着一串带血的泡沫，看起来就像一条快要干涸而死的鱼。

她们都是后帝刘琰的妃子，最年轻的那个女孩才十三岁，父亲是天水太守，是后帝退守到陈仓的时候才匆忙纳的。半年时间都不到，陈仓失守，她们随后帝一路又逃到了这里，蜀中的褒城。

但现在，这些青春娇美的女人都死去了。

就在片刻之前，刘琰将这些女人叫了过来，然后看着自己的亲随太监刘扇杀死了她们。

“陛下！陛下！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父亲会带着救兵来护驾的！陛下——”

那女孩面上沾着血，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沿着她那张还稚气未脱的脸庞不断落

下，胸前的鹅黄色宫装被脖颈侧流出的血给濡成了鲜艳的橘红。

刚才刘扇已经砍了她脖子一刀，许是刀锋杀人太多，钝卷了，竟让她逃过一劫，脖颈上的那道伤口未能致命。她跌在了地上，头歪着，不顾脖颈汨汨地流着血，手脚并用地往前爬去，企图逃出这座充满了浓重血腥味和冰冷死亡气息的屋子，身后是一道爬过后拖出来的蜿蜒血痕。

后帝刘琰面庞清俊，表情却木然得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木胎泥塑。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正向自己苦苦求饶的庄妃，而是越过庄妃的头顶，茫然地望向远处他其实看不到的城门方向。

褒城也守不住了，破了。

他仿佛已经听到了逆燕士兵破城后发出的震天欢呼声。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冲到这里了。

就在半年之前，世代据于北方燕幽的军阀魏劭灭了在江东自立为帝的杨信，随着江东落入他手，天下九州，十之八九亦尽入其帐下，大势已定。魏逆随即在幽州称帝，定国号燕，接着，后帝刘琰被迫开始一路西退。

这一路西退，他的身边，文官逃的逃、散的散，武将死的死、降的降，等到了褒城，就只剩十来个忠于汉室，依旧死命保他的老臣了。

现在，这最后的两千士兵也没了。

他再也无路可退了。

刘扇面上已经溅满了血污，状若厉鬼。他咬牙切齿地朝依旧苦苦哀求着的庄妃逼了过去，逼到门口，从后一刀砍了下去。

沉闷的“噗”的一声，女孩甚至连叫声也没发出，柔软的躯体就像面袋，无声地扑倒在了地上。

温热的血，从她的颈部喷出，溅满半面墙。她的四肢起先还抽搐着，慢慢地，停了下来，一动也不动了，只剩那只从乱发丛里露出来的眼睛还盯着对面，眼睛里的鲜活迅速地消退，散发出沉沉的死气。

“陛下，皇后……”

刘扇拖着锋刃已经卷起，兀自还在往下淌着血的刀，看向榻上微微战栗着的小乔。

刘琰迟缓地转过了身，失焦的目光落到小乔的身上，注视着她，眼神终于不再木然，慢慢地凝聚出了悲伤、不舍和浓重的痛苦。

他一步一步地朝小乔走去，最后走到了她的面前，冰冷手指贪恋般地轻轻抚过她的面庞，忽然将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力气是如此的大，大得仿佛恨不得将她揉碎，一寸寸地嵌入自己的血肉之中。

“蛮蛮！蛮蛮！你的家人被魏逆所害，你的姐姐也被废黜死去，朕知你恨那魏逆人

骨。朕本欲替你复仇，发兵讨逆，奈何大汉气数已尽，朕无力回天！朕不忍让你落入贼逆之手遭受着辱。蛮蛮，朕先杀你，朕再随你，你我来生再做夫妻吧！”

“陛下，妾十五为君妇，至今已逾六载！陛下待妾情深义重，陛下若去，妾岂有独活之理？妾愿随你，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那个小名唤作蛮蛮的女子雪肤花貌，生就一副玉般无瑕的绝美容颜，此刻虽花容血色尽失，面上亦沾满泪痕，但望着后帝的目光充满了坚毅和决绝。

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刘琰失声痛哭，放开了她，猛地站了起来，拔出长剑。

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般的凄厉大吼，冰冷的利刃深深地刺进了她温暖而柔软的心窝。



第一章

和亲之路

“蛮蛮！蛮蛮！快醒醒！”

耳畔响起一个温柔又带了些担忧的声音，接着，她就被推醒了。

小乔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依然躺在这张她已经睡了两年的床上，只是，整个人犹如刚从水里出来，已经汗涔涔了。

边上与她同眠，方才又推醒了她的，便是堂姐大乔，伯父兖州刺史乔越的女儿，小名阿梵，今年十七，比她大了三岁。两姐妹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极好，故时常同衾而眠。

大乔见她终于醒了，摸了摸她额头，发现都是冷汗，急忙披衣下床，也没惊动外间已经睡着的侍女，自己过去点了油灯，拿了帕子替还躺在那里的堂妹仔细地擦了汗，又怕她着凉，便拿了件自己的干净小衣帮她换了，最后给她倒了杯水，递了过去。

小乔正有些口渴，感激地接了过来。

大乔坐在床沿边，望着她喝水，叹了口气：“又魔着了？蛮蛮，我记得你之前睡得很稳，最近两年是怎么了，时常见你魔梦，是不是不小心在外头撞到不干净的东西了？要么明天我跟母亲说一声，请个神婆来家里看看？”

小乔的母亲几年前病故，伯母丁夫人对小乔也十分怜爱，常嘘寒问暖。

小乔忙摇头：“姐姐，用不着，我真的没事。”

大乔接过碗，放回到桌上，还是不放心：“你方才到底梦见了什么，怎么浑身都冰成了这样？”

……

小乔是兖州东郡郡守乔平的女儿。从她小时候起，这样的梦境就时常出现，从前只是碎片，随着她长大，最近两年，她梦见得更加频繁，而且非常完整。

一开始她只以为是噩梦，但随着梦境不断重复，她渐渐生出了一种感觉，仿佛自己便是梦中那个最后被刺死的女子，梦里的可怕一幕，或许便是自己临死前的最后场景。

因为梦里的一切，是如此的血腥又真实。

那个死于宫人刀下的才十三岁的女孩，死时盯着她的那双眼睛所射出来的诡异目光，即便是此刻，她人已经醒了过来，还是感到毛骨悚然。

而她的心口，现在仿佛依然留着那柄利剑刺入时带来的透心痛楚与寒意。

她不想再回忆了，便假意朝大乔蜷缩着靠了过去，喃喃地道：“只是梦到被一只恶虎追赶而已……”

大乔笑了，怜爱地摸了摸她的头发，倾身过去吹灭了灯，摸索着钻回了被窝，抱着她，轻轻拍她后背，柔声道：“别怕，姐姐陪你睡觉。”

小乔“嗯”了一声，靠着大乔柔软而温暖的身体，慢慢闭上了眼睛。

大汉定康七年十一月，小寒，月光被窗牖的窗纸细细地筛过，静静地照白了床前的一片地面。

小乔心神渐渐地定了下来，闭上眼睛。

她再也睡不着觉。

身畔的大乔仿佛也和她一样。

她以为小乔睡着了，轻轻地替堂妹拢好被角，自己翻来覆去，久久无法入眠。

小乔听着大乔的呼吸声，知道她的心事。

……

兖州双乔以美貌而著称，时人有“洛水十分神，双乔占八分”之说。大乔曾有过婚约，但男方不幸去世，婚事不遂，如今她十七岁，四方求婚者几乎踏破门槛，伯母盼着能早点给女儿再定一门好亲事，但伯父对此似乎并不着急，直到半个月前，忽然宣布要将她嫁给年初刚夺取了河北的魏劭，以婚姻加兖州地势做倚仗，求好于魏劭，缓解兖州如今所面临的被强敌攻伐的危机。

对于这个决定，小乔的父亲乔平起初并不赞同。

乔家和魏家，中间是有宿仇的，说起这段往事，时间还要追溯到十年之前。

魏劭的父亲当时是幽州刺史，奉朝廷之命，与当时的兖州刺史，也就是小乔的祖父一道征讨叛乱的陈郡。叛军声势浩大，势力极大，魏乔双方结盟，约定从东西两侧共同出兵攻打陈郡。不想临阵时，小乔祖父审时度势，退缩了回去，按兵不动。魏劭父亲却毫不知情，最终寡不敌众，和长子一道陷入包围并战死。当时魏劭年仅十二岁，也随父兄上阵，得到家臣舍命力保，最后才杀出重围逃了出来，退回了幽州。

乔家过后为自己的临阵退兵百般解释，在魏家治丧时，又派小乔父亲前去吊唁，但魏家显然并不接受乔家的自辩。到四年前，当时人称“小霸王”的十八岁的魏劭亲自领兵追击，诛当年杀了自己父兄的陈郡叛军首领于东海之滨，其死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

不久后，小乔祖父也病死了。

据说，他死之后，当时正攻打河间的魏劭听闻了消息，冷冷地说了一句：“皓首老贼，死为值当。”

魏劭对乔家仇恨之深，可见一斑，如今乔越却想以联姻求好于魏劭，乔平怎会赞同？

他曾力劝兄长全力一搏，未必就没有取胜机会，只是无论他怎么苦劝，乔越与家臣都力主避战。

乔越是家主，亦是兖州地方之长，他不肯接纳乔平之言，乔平也无可奈何。

乔越已经派遣使者去往魏劭如今所在的冀州，正在焦急地等待回复。

……

小乔久久无法入眠。

这两年之中，她一直暗自希望，自己梦中的一切，确实只是一场梦而已。

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她惊恐地发现，那些仿佛都是真的，如同谶语，事情正在一步一步地按照她所知的步调发展下去。

倘若如她梦中所见，那么魏劭是会接受这门亲事的，但大乔嫁过去后，注定将是命运多舛，结局甚至比梦中的自己还要悲惨。

从大乔嫁到魏家的第一天起，丈夫魏劭就没有碰过她一根指头。多年之后，魏劭称帝，那时乔家满门死的死、散的散，大乔吞金自尽，魏劭改立另一个女人为后。

她的姐姐大乔，就这样走完了一生。

“蛮蛮……”昏暗中，小乔听到大乔忽然唤自己的乳名，“魏家恨我乔家之人，那个魏劭，应当不会接纳这门亲事，你说是不是？”她的声音很轻。

父亲乔平让小乔这几日陪大乔，多加宽慰。小乔却深觉，所有宽慰之语都是如此苍白无力，于事无补。

“是，应当如此。”小乔应她，摸索着慢慢地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指冰凉，没有丝毫的热气。

大乔仿佛笑了笑。

小乔心中越发难过，又听她道：“蛮蛮，你也有些时候未与刘世子见面了吧？”

大乔口中的“刘世子”，便是小乔如今的未婚夫，亦是小乔梦中的那个丈夫后帝刘琰，如今他还只是琅琊国的世子。

忽听大乔提及他，小乔微微一怔。

这些时日，她白天晚上，睁开眼睛、闭上眼睛，想的都是堂姐大乔的婚事，几乎已经忘了，自己也是有婚约在身的人，而且，嫁期也逼近了，就在明年。

“蛮蛮，魏家若应允婚事，阿姐便只能嫁过去了。北地遥遥，到你明年成婚之时，恐怕也是回不来的。往后我们姐妹怕是再难相见了。幸好你与世子两心同一，婚后想必也是鸾凤和鸣，阿姐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小乔听到她温柔的语调，心里一酸，眼眶热了起来。

大乔并未觉察到她的异样，继续笑道：“你的针线从前就不怎么样，这两年瞧着更不行了。阿姐也没什么可给你的，先前想着你明年出嫁，刘家是皇族，到时孝敬刘家人的绣品不能马虎，所以年初时，趁着闲暇，和春娘一起帮你做了些东西，都放在她那儿了。如今预备得也差不多了，就剩一双要敬给你公公的赤舄，因费工夫，所以放到了最后。阿姐已经起了个头，配色有些拿不定，你要不要瞧瞧怎么才好，咱们商量下……”

大乔动了动身子，要从被窝里爬起来，被小乔一把按住，她用尽量平稳的声音道：

“谢谢阿姐。不用瞧了，阿姐也累了，睡觉吧。”

大乔道：“我是心急，怕来不及做好就要……”

她停了下来，沉默了下，笑道：“明天瞧也行，先睡觉吧。”

……

屋里安静了下来。

大乔睡得似乎很是安稳，一动不动，呼吸声也十分平稳。

小乔起先一直醒着，及至下半夜凌晨，困意终于袭来，睡眠朦胧之际，忽然觉察到睡自己外侧的大乔动了动身子后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了下去，也不点灯，借着窗里透进来的月光摸黑穿了衣裳，接着便轻轻朝外而去，慢慢打开门，越过外间睡死了的侍女身旁，出了卧房。

小乔起先以为她是起夜，所以也没出声，但又觉得不对劲，等她出去了，忽然想到了梦中发生过的一件事，心中一凛，立刻也跟着从床上飞快地爬了起来，胡乱穿了衣服，屏住呼吸如法轻轻走了出去。

今夜月光清寒，照得庭院冷冷一片。她迈出门槛的时候，看到大乔的身影在花窗侧飞快一闪，似乎是往后花园的方向去了。

.....

乔家后花园的花木深处，一个年轻的男人此刻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面容英俊，身躯如猎豹般强壮而敏捷，每一块肌肉都蕴藏着随时准备爆发的巨大力量。

乔家后花园的墙头有二人高，但这对他来说丝毫不成问题。

他定定地站在月光照不到的一个昏暗角落，背影被夜色吞没，融入了这个无边无际的暗夜。

他已经在这里等了许久，身上那件单薄的、打满了补丁的粗糙麻衣已被冬夜寒气浸得透出了凉气。

但他丝毫不觉得冷。

他并不知道他的心上人，使君府里那位高高在上的、高贵的她是否肯到此和他相见，但他还是早早地来这里等待着。

他的心里，此刻正燃着一簇火苗，这火苗虽然微弱而渺小，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但足够他在这样的寒夜里取暖温身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为谁，只知道自己出生便一瞳为碧，在夜里莹莹发光。或许父母以为妖异，将他遗弃在乔家马场一处猪圈的近旁。冰天雪地，他没被冻死，被母猪拱进猪圈，吃母猪的奶，活了下来。马场管事发现后，以为奇异，将他收养，长大后，他便成为乔家的马奴。

他没有姓氏，没有名字，因为出生时被丢在了猪圈，所以比彘就成了他的名字。

.....

小乔跟到了后花园，远远地看到堂姐先是被那个从暗影里走出来的年轻男人一把抱住，随后，她用力挣脱开了，仿佛在跟他说着什么。

月影之下，大乔最后挣脱开了年轻男人抓着她的手，低头转身便走，才走两步，被男人从后紧紧地抱住了腰身。

她停了下来，但不过片刻，便再次挣脱开了。

男子没再追赶她了，只停在那里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最后慢慢地跪了下去，双膝着地，一团黑色身影仿佛凝固住了，一动不动。

小乔心怦怦直跳，急忙匆匆往回赶。侍女还睡着，小乔越过她近旁回到内室，爬上了床，掀开被子躺回去，刚刚闭上眼睛，就听到外间门轻微吱呀一声，细碎脚步声里，大乔也回来了。

许是她心神不稳，经过侍女床铺近旁时，脚竟不小心绊到了侍女床铺前的那张小凳子，凳子被带翻，发出“啪嗒”倒地声。侍女从梦中被惊醒了，睁开眼睛，迷迷糊糊间看到近旁一个人影，大惊，正要呼叫，辨出大乔。

“无事，你睡吧。我方才解手而已。”

大乔的声音传来，若无其事。侍女不疑有他，忙下去将小凳子扶正。片刻后，小乔听到帐外一阵窸窣窣窣脱衣裳的声音，接着，帐子被撩开一道缝，大乔轻轻爬上床，脸朝外背对着小乔，慢慢地躺了下去。

她起先一动不动，仿佛躺下去就睡着了，片刻后，肩膀却开始微微地耸动，暗夜里，一阵细微压抑的低低哽咽声传到了小乔的耳中。

小乔心中天人交战，踌躇难以决断之时，忽听枕畔大乔竟哽咽至噎气了，应是怕吵醒自己，忽又把声音生生地吞了回去，只是膀子却抽搐得更厉害了。

小乔慢慢睁开眼睛，转过脸，看着她紧紧蜷成了一团的背影，咬牙终于下了决心，朝背对着自己的堂姐贴了过去，从后伸臂，轻轻抱住她柔软的腰肢，凑到她耳畔低低地道：“阿姐，别哭了。方才你出去时，我跟着你了。我都看到了。”

大乔身子一僵，很快，她翻了个身，急急地道：“蛮蛮你不要误会！阿姐只是……”

小乔伸手捂住了她的嘴，示意她噤声，随即下床，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听了一下，听到外间侍女发出轻微的磨牙声，这才回来，点亮了油灯，转头望去。

大乔已从榻上慢慢爬坐了起来，青丝斜垂下来，松松堆至颈肩，双手紧张地抓住搭在她腰间的被衾，脸色苍白，眼皮泛着刚哭过的粉色，双颊犹带几点残余泪痕，怔怔望着小乔的模样，美得我见犹怜。

她见小乔端着油灯放到了床头灯架上，方回过神，慌忙一把抓住了小乔的手，低声焦急地道：“蛮蛮，阿姐真的没想别的，只是更深夜重，外面那么冷，不想让那人一直在园子里空等，且万一被人看到了，无端又是起祸事，这才去让他走的……”

她的一双手冰凉，微微颤抖着，就和她此刻的声音一样。

小乔反握住了大乔的手，望着她道：“阿姐，我看到那个人了。但你别怕，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你喜欢他，是吗？”

大乔原本苍白的脸颊慢慢地泛出了一片浅浅红晕。她迟疑了片刻，迎上小乔的目光，点了点头，轻声道：“他地位低贱，人却很好，真的很好……”

……

这个男孩是在乔家的马场长大的。他沉默寡言，仿佛一个哑巴，却身强体健，力大无穷，疾跑能够追风。而且，他通马性，再悍烈的马，在他面前也会变得俯首帖耳。于是后来，管事将他调去充任家主出行的马奴，他就这样，开始出现在了使君长女大乔的视线里。

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这个年轻、强壮、生了一双异瞳的英俊奴隶，留给大乔的印象就是每次他跪下，充当人凳助自己上下马车时，比踩别的马奴要稳当许多。

她踩上他的肩背，他在她的脚下纹丝不动，稳得就像一块磐石。

大乔记住这个奴隶，还起于三年之前，那时，她的未婚夫死去了。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这对她来说，依然是件悲伤的事。有一段时间，她常随母亲去城外的长生寺烧香。有一天，在回来的路上，马匹受惊，将车夫甩下了马车，拖着车厢狂奔，她和母亲被关在颠簸得随时有可能倾覆，甚至翻下道路的车厢里，惊恐之时，身后一声尖锐呼啸传来，接着，有人迅速追赶上来，之后马儿慢慢地放缓速度，最后停在了路边。

当她惊魂未定，还白着一张脸，从车窗望出去时，看到刚刚那个追赶上来制住了惊马的人，就跪在路边的地上。

彼时，这个马奴恰好也抬起了眼睛。

她到现在还记得，那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阳光之下，那只碧眸奇异如晶。

那一天开始，她记住了他的名字：比臧。

……

大乔恨自己口拙，不知该用如何的言辞，才能在骤然发现了自己秘密的妹妹面前说服她，让她相信比臧很好，真的很好，至少，在自己眼中如此。

她的脸涨得通红，她睁大眼睛，焦急不安地望着小乔。

小乔微微一笑，柔声道：“阿姐，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他很好。方才他约你出去，是想带你离开，对吗？”

大乔仿佛吃了一惊，起先摇头，片刻后，慢慢低下头去，等再次抬起头，她的神情已经变得平静了许多，缓缓地道：“蛮蛮，我是不会跟他走的，我方才也跟他说明白了。你放心，以后我也不会再见他了。”

“阿姐，让他带你走吧，不要留下来了。”小乔说道。

大乔惊呆了，定定地看了小乔片刻，笑了，笑容有些苦楚，道：“傻子，你是当我不清白了，怕我嫁过去被发现吗？放心，我和他清清白白的，什么都没有。”

“不是因为这个。”

小乔凑到了她耳畔。

“阿姐，你必须走。魏家一定会答应婚事的。如果你不走，你就只能嫁过去。这么嫁过去，你这辈子就完了。何况，你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大乔出神片刻，最后轻轻摇了摇头：“这样我就更不能走了。魏家若应了婚事，我却走了，到时候家中怎么办？好也罢，不好也罢，谁叫我是乔家之女，这些都是我应当承受的。”

大乔即便嫁过去了，赔上她，也不过换得暂时的苟且，日后乔家阖族同样会遭到魏劭的报复。还不如照父亲的所想，放手一搏，说不定另有出路。只要大乔走了，伯父无计可施，料想那时父亲再进言，想必容易得多。

但小乔不能告诉大乔这些。

她顿了一下，暗暗呼出一口气，抬眼道：“阿姐，如果我告诉你，我想代替你嫁给魏劭，你肯成全我吗？”

大乔再次惊呆，瞪大眼睛望着小乔，半晌后，方困惑道：“蛮蛮……你怎突然如此想？你不是和刘世子情投意合，明年就要成婚了吗？况且那个魏侯，我听说他……他……”

她迟疑着，听来的那些“秉性残忍、暴虐无德”之类的评价，不敢说出口。

“是，那个魏劭不是好人。”小乔代她说了出来，“但阿姐，大凡女子嫁人，不出两种。前者如你，与心上之人厮守到老，粗茶淡饭，心也足矣！但我与你不同。我想要的，不是夫君替我镜前描眉，而是他能带来的地位权势。从前我是喜欢刘世子，但如今我知道了，他并非我所图之人。他性子偏弱，倘若我嫁他，即便日后他能顺利继了琅琊王位，以今日天下之势，区区一个琅琊国王妃又算得了什么？魏劭却不同，我料他往后必非凡器。既然两家联姻，你又不愿嫁他，不如由我代你出嫁。”

大乔困惑地望着忽然像是变了个人的妹妹，愣了半晌，才迟疑地道：“蛮蛮，你真是这么想的？真不是为了成全于我？”

“阿姐，反倒是我要求你，求你成全了我吧！”

大乔愣了半晌，眼睛里终于慢慢地散发出一丝长久以来没有过的希望光芒，但依然不是很肯定，迟疑地望着小乔，喃喃道：“真的可以吗？我真的可以放下这里的一切离开吗？父亲会不会怪我？母亲会不会伤心……”

“阿姐！”小乔用力握住她的手，“你走了后，我会代你事孝双亲的。等时日久了，伯父伯母定也会谅解你的。何况你想想，倘若你就这么嫁了，那个人该怎么办？”

大乔脸色苍白，双颧却赤红，她闭了闭眼睛，喃喃地道：“我再想想……让我再想想……”

“阿姐，我不逼你，你慢慢想吧。”

小乔扶她躺了下去，替她盖好被，吹了灯，自己跟着躺到她身边。过了一会儿，小乔轻轻地道：“阿姐，之前我不是常做噩梦吗？我没有告诉你，其实我做到过一个关于你和那个马奴的梦。梦里，你嫁为他人妇，早早死去，在这世上，只留下了一座孤坟。他也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你知道他最后做了什么吗？最后他找到了你的坟茔，将你从地下挖了出来，带着你一起走了……”

“别说了……”大乔喃喃地道，泪水沿着面颊无声坠落，渗入枕中。

……

三天之后，丁夫人带着双乔再次去往长生寺烧香许愿。烧完香，添过香油，因路远疲乏，她照例去后厢小憩，觉女儿大乔和平时仿佛有所不同，一副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样子，一直紧紧握住她的手，连她躺下去了，也在旁陪坐。

丁夫人并没多想，只以为女儿在为与魏家联姻的事愁烦着，抚摸她手，微笑道：“我儿，方才娘在佛前许愿，只要你往后能获美满姻缘，娘便是折寿，也心甘情愿，料想佛祖必会满愿，你莫再忧心了。”

大乔忍住难过，握住慈母之手，久久不愿放开。

……

长生寺后有一条僻静的山径，由附近樵夫每日上下山砍柴踩踏而成。

换去华服、穿了一身粗布衣衫的大乔和她身旁的那个男人沿着山径并肩离去。他们走出去一段路，身影快要被山道两旁的树影完全吞没时，那个有着绿眸的年轻男子忽然停下脚步，转身快步回到了小乔的面前，朝她下跪，行了一个大礼。

“此生若有差遣，唯效命二字！”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是小乔第一次听到他开口说话的声音，声音醇厚而沉稳，令人不自觉地生出信靠之感。

小乔目送他二人背影渐渐远去，怔怔地立了良久。

在她如同亲身经历过的那个梦境之中，大乔嫁给魏劭后没多久，这个名叫比髀的马奴也失踪了。数年之后，江南大旱以致大乱，流民遍地流窜，渐渐沦为多股盗贼，其中有一绿眼大盗应时而起，吞并各方势力，渐渐竟成气候，最后占了淮阴，自封为帅，独来独往。后来魏劭夺取洛阳，称霸中原之时，这个一向独善其身的绿眼盗帅却忽然自愿投向被一群忠于汉室的大臣拥立为汉帝的刘琰。刘琰当时正缺兵少将，封他为淮阴王，他便与魏劭公然为敌。

可以说，倘若不是因为这个如同横空出世般的淮阴王的阻挡和反击，魏劭最后夺取天下的时间，至少可以提早两年。

而这个淮阴王最后的结局，也颇具传奇色彩。

在那一场最终决出胜负的大决战后，淮阴王于乱军中失踪。有人说他已死，有人说他毁容后逃走。魏劭对此人恨之入骨，以千金和万户侯作为悬赏，下令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但始终无果。直到半年之后，才有消息传到魏劭面前，说有人似乎曾看到一形貌类似淮阴王的人出现在魏家祖上陵寝附近。魏劭当即赶了过去，但并未觉察任何异状，随后才发现，陵寝外的那座荒坟竟被人破开，黄土穴里空空如也，棺槨不知所终。

魏劭的废后乔家之女，死后没能入魏家陵寝，就被葬于陵寝之外的这处孤坟里。

小乔相信，他们这次再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了。

“……华胥兜率梦曾游，天下江山第一楼……”

小乔慢慢走回长生寺的时候，忽然隐隐听到山林深处传来的几声樵唱，声音浑厚旷远，听起来，竟似带了几分世外的仙气。